

畫傑人豪——大千(二)

樂 恕 人

——從大千詩詞看大千心情與生活

(本文另有插圖刊98、99、100、101、102頁)

民國三十九年秋，我國駐印度大使羅家倫爲張大千安排好在印度的展覽會，較原來爲『印度美術會』所預定的一九五一年（民國四十年）提前到一九五〇年內在印京新德里舉行，因爲當年印度已在考慮承認毛共政權，所以大千居士本人力主提前，他不願在毛共有大使館後再去印度。

那次展覽會以敦煌壁畫爲主，再列陳他的創作，包括山水人物，花鳥蟲魚。展覽會轟動了印度，展出一個多月之久。

居士在印度又到唐三藏法師曾去取經的亞聖塔臨摹壁畫，再轉赴各地遊覽山川名勝古蹟。後來到了大吉嶺，朝夕面對世界最雄偉的喜馬拉雅山的峯巒，不忍言去，就在大吉嶺一住一年多。他的健康情況非常之好，可是不但經濟情況很壞，而在心情的感受上也因祖國大陸赤焰熊熊，赤潮氾濫，使得他傷時憂國，雖對崇山峻嶺，有時也禁不住黯然神傷。

不管他心潮起伏如何，他在這一年多，作畫甚勤，而且因爲那時期目力最佳，所寫工筆畫也極其量多。

不但作畫多，作詩也多，選錄數首，以見他

那時期的心情。有一首七律的詩題已檢尋不出，全詩照錄如下：

「暫留殘喘此山陬，貧燕聊爲避地謀。掃髮居然有黃鞠，正冠何用羞白頭。舉家悔背長房說，折蕊難將股七求。鷄犬一時都死盡，霧迷烽亂望神州。」

從這一首詩中，可以看出居士的心情，他對家國的遭遇，有無限的沉痛，無比的眷戀；對於他得以避秦異國，苟安偷生，感到無可奈何。另外還有他自稱爲：「消愁解悶」之作的兩首七絕詩，讀來仍然令人看出他在印度時期常常有濃厚的鄉愁。

「濃綠堆髮尚嫩寒，春來何處強爲歡。

故鄉無數佳山水，寫與阿誰着意看？」

「故山猿鶴苦相猜，甘作江湖一廢材。

亭上黃茅吹已盡，飽風飽雨未歸來。」

但他不但沒有消極，反而在藝術生活上，充實自己，努力創作，不斷求新求進。觀賞他在大吉嶺一年多中所作的畫，又與在青城山上所畫的，大有不同。也可以說，大吉嶺的創作，代表另

一個時期，正如陸放翁在陝南大散關時期的詩篇，輝煌壯麗，照耀寰宇。

民國四十年從印度回到香港，正準備尋覓另一個避秦的桃源，專心一致地從事伏案作畫生活。突然，意外地，從大陸上帶來了對他個人莫大的，極爲興奮的喜訊！

原來，毛共在竊據大陸後，一直沒放棄『爭取』大千居士回大陸的陰謀。聞聽他到了香港小住，就利用地利交通，把他夢寐中都在想念的子侄，送到香港，妄圖誘他投入紅色中國的陷阱。

被毛共送到香港的家人，包括曾在敦煌追隨他的愛姪心德（另有天主教名彼得），二兒心一（教名保羅）還另有兩位女公子心澄、心瑞。

大千居士驚喜快慰之餘，對子姪講出了最後愛最坦白的話：

「老子是絕不回紅色大陸的！你們如果愛老子，就跟我去南美。如果不要老子，你們就回去吧。」

結果是，人性戰勝了邪惡，親情壓制了教條，子侄們沒有一個願意再回去的，當然要跟老子

走到天涯海角。

毛共對大千，第一回合就打了大敗仗，而且以後一直敗下去，敗到底。

香港小憩後，爲了公私兩項重要的原因，他決心『萬里投荒』。

在公的方面，他考慮到西方國家還不太明白中國畫的藝術，他自信可以到西洋去爲國宣介。同時，流落在西方國家的中國古畫，一定不少，出去可能收藏一些精品，爲國家保存一些元氣。

在私的方面，香港華洋混處，環境複雜；而他的交遊又廣，絕不適宜於作畫生涯。尤其是毛共近在咫尺，放出他的子侄，本想勸誘他回去，不料反而被他把子侄感動，連『說客』也不回去。他擔心毛共會報復他，困擾他，不如遠遠逃避大吉。

他聞友人言，阿根廷地方氣候溫和，山水花木宜人，民情樸實，在不得已中，變賣了原來收藏的一部古畫，作爲『盤纏錢』，舉家遠適南美，時在民國四十年年底。

到阿根廷，擇居於風景優美的曼多瀝，租了一幢有花園的西式房子住，命名爲『妮燕樓』；養了黑白猿六隻以及波斯貓、歐洲犬等。

一年時光作畫吟詩，逍遙自在。多年奔波之後，可算得安定下來，喘了一口氣；且看他一首七律爲證：

「且喜移家深復深，長松拂日柳垂陰。四時山色青宜畫，三疊水聲澹入琴。客至正當新釀熟，花開笑倩老妻簪。近來稚子還多事，騎綠篇章學苦吟。」

這首閒適的詩，大有杜工部到成都，住在浣花溪畔的心情。他特地爲他的宗弟老友目寒先生畫了一幅『移居圖』，山水清幽，花木葱蘢，奇禽異獸，相近相親；在他一生的畫中，這幅『移居圖』，應列爲精品之一。

『移居圖』帶到臺北，居士的知己，素有『南張北溥』之譽的溥心畬（儒）先生，就在畫上題了一首詩道：

「莽莽中原亂不休，道窮浮海尚遨遊。夷歌卉服非君事，何地堪容妮燕樓。」

可惜好景不常，阿根廷的僑居發生問題，他不得已再遷巴西。選擇巴西正是爲了中日兩國移民巴西漸多，移民受到該國的歡迎。居士又曾經過巴西聖保羅，對當地極有好感。移民手續順利完成，舉家在四十一年移居巴西，在聖保羅附近，買了鄉下的大片地皮，開始創建了後來聞名海內外的『八德國』。

八德含義有好幾種，但居士最初命名爲『八德國』者，因爲那片園地本來是當地人的柿園。據唐人段成式所著『酉陽雜俎』上說：柿有七德，一壽、二多陰、三無鳥巢、四無蟲、五霜葉可賞、六嘉實、七落葉肥大。後來居士又聞說柿葉

泡水喝，可治胃病；因此他加一德，成爲八德。八字對居士來說，特別有意義，因爲他行八，交遊中人稱八哥、八兄、八叔、八爺等等，正切合他本人。何況居士又說，如果再添上中國人所稱的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』，那豈不更好更妙。

『八德國』就原有柿園擴充，佔地兩百多中國畝。以巴西之地廣人稀，所以價格甚廉，人工亦極便宜。居士舉家遷入之後，除了大興土木，築池建物，養草栽花；畜獸飼禽，不一年後，蔚成勝景。居士又不惜金錢，從日本買運去許多東方的奇花異卉，較本地所產花木，又多錦上添花。

同時，他又動了興頭，把原有柿園擴充，添植柿樹三千多株。不是爲了欣賞，而是爲了產柿生利，最初想到做成真正的『市利百倍』，後來經營困難，數年心血付諸流水；不過，『八德國』的柿林，也有兩三年成爲名動遐邇的大農場。不成問題，『八德國』本身尤其是傳遍巴西，成爲東方園藝的勝景！

雖然他在巴西開創了他的『大千世界』，但因巴西譯名恰好正合他故鄉古郡之名，所以住了幾年之後，一種濃厚的鄉愁，又勾上了心頭，他作過一首懷鄉的詩道：

「不見巴人作巴語，爭教蜀客憐蜀山。垂老可無歸國日，夢中滿意說鄉關。」

大千先生在這首詩第一句自註：

「蜀中綿陽古稱巴西郡。」

第二句下自註：

「予居摩詰城鄰縣爲蜀山樂」

第四句下自註：

「投荒南美八年矣，日歸未歸，眷念故山真如夢寐中，漫拈小詩，寫圖寄意。」

大千先生在西「八德國」寄居有十八年之久，不時外遊歐美日本，或展畫或訪友；而最重要的，則是他從遍遊天下名山大川的旅途中，效法他最心儀的石濤上人的創作精神：「搜盡奇峯

「打草稿」；啓發他的靈感，充實他的畫材。

在「八德園」的後期，他正值「花甲」前後，雖然身體極為康健，心情快適，但總不免時有年華不再的感喟。如像下面這兩首詩，正是那時期他的心情心聲。

有一首七言絕句是：

「隔宿看書便已忘，老來昏瞶更無妨。

從知不免免曹笑，十目纔能下一行。」

另一首七言律詩寫道：

「如煙如霧去堂堂，彈指流年六十霜。

挾瑟每憐中婦艷，簪花人笑老夫狂。

五洲行遍猶尋勝，萬里歸遲總戀鄉。

珍重餘生能有幾，且揩昏眼看滄桑。」

詩後自註：「大千居士年周六十矣，自寫塵貌，並賦此詩，己亥嘉平月在三巴之摩詰山園。」

還有一首詞是

浣溪沙

「彈指流年六十霜，故鄉雖好未還鄉，人生適老更何方？」

挾瑟共驚中婦艷，據鞍人羨是翁強，且容老子引壺觴。」

這首詞是初稿，他後來不滿其太露，另有更易之處，手邊一時檢對不出，祇好先依其原稿，且容日後再為重錄其定稿，以供讀者欣賞。

大千先生曾以「八德園」的風景照和他們賢伉儷在園中的攝影見惠；不禁為之神往。筆者有心前往拜訪，却始終無緣成行，引為一生遺憾。

不過，曾作了一首小詩，遙寄給他道：

「蠻荒絕域寄鴻濛，花鳥湖亭五面工。

怪石奇松雲冉冉，神仙眷屬隱其中。」

後來大千先生回國還對筆者談起這首詩，說

他最欣賞第三句「怪石奇松雲冉冉」，頗能形容出「八德園」的奇妙風光。因為園址甚為遼闊，

有小湖，建五亭在池畔，所以才會有第二句「花鳥湖亭五面工」之句，也算是寫實，雖未親眼得見，但由照片上得知，也非虛讚之辭了。

在「八德園」時期，到外國旅遊，以扶桑三島最為頻繁。因此，在日本的紀遊詩也最多，大千先生曾經寫給我一個「手捲」，所題旅日記遊詩有二十首，在此選錄幾首，可以了解他在日本的遊興甚濃，而且非常快樂；因為那時期中日邦交還很友好，何況他自幼又曾留學過日本，在扶桑三島上的中日友好又有很多。自然，日本的山川花木、寺廟宮廷，有許多依稀彷彿漢家形象，既可發思古的幽情，又權作故國的憧憬。

有幾首絕妙好詩，鈔錄如後：

日本自古所稱「三絕景」之一的「天橋立」

，位於日本海岸的中部，也就是本州的北部，從京都去，還得坐快車兩小時。「天橋立」原是海

中一道經過千萬年的砂石所積成的堤岸，堤上遍植蒼松，堤道直曲有緻，橫貫海中。遊人要在西北「成相山」的展望臺上，屈身從自己的股間倒後一望，那道長堤彷彿從海中通上天空的長橋，所以稱為「天橋立」。那一次，大千先生偕夫人

徐髮波和至友莊禹靈同遊，既登上成相山，作特別的屈身倒望之後，又復遊興甚濃，下了成相山

，步行松堤之中。

突然，天候驟變，降下狂風暴雨，不但他們一行都全身濕透，狼狽不堪；而且風勁雨急，松濤與海濤共吼。他們被風雨吹逐得身不由己，驚險萬狀。幸而只是有驚無險，沒有一人捲落海中，回到逆旅，共慶「生還」，大千先生靈感一來，作了一首絕妙好詩道：

「不辨風聲與水聲，冷然挾我逐風行。

婆娑十萬龍蟠樹，一一春雷起蟄鳴。」

這首是當年寫給我的手捲上的原作，後來他又更易數字，一時檢對不出，祇好照鈔手捲所題如上。

既然是「三絕景」，就不能不把另外兩絕景的吟詩也一併記出。另一景「松島」，在本州東北部仙臺縣的東海岸，海中島嶼星羅棋佈，島上長滿蒼松。縱目望去，或是駕一葉之扁舟，在島中石窟穿來穿去，別有洞天。大千先生有詩一首，可以看出他的胸懷浩濶，參化天地。詩曰：

「鴻濛鑿破萬靈開，畫向乾元嘆大哉。

此是天公餘興耳，移松附石作盆栽。」

另一首是吟「宮島」：

「三景從知此最優，呦呦鹿逐旅人遊。

莫言海上神山遠，朱泊紅欄白浪浮。」

大千先生似乎特別欣賞「宮島」，另寫一首七言律詩，並此鈔出，可以窺見他那時的心情生活，非常舒適恬靜。

「卍字欄杆亞字橋，禪房何處不通潮。

騰猿抱子爭松菜，馴鹿呼羣噉藥苗。」

華表插波千劫換，珠宮出澗百靈朝。
平生一枕遊仙夢，始識蓬山未是遙。」

這首詩情景交融，寄託遙深，也是居士一時興起之作，比起當年抗戰期中寫劍門，和流亡初期寫大吉嶺的兩首七律詩，他在日本旅遊時，心情是恬淡閑適之至了。

「宮島」位於人類被第一顆原子彈炸毀的廣島近處，乘公車僅二十分鐘可到。然後乘輪渡海，遙見「嚴島神社」依傍山涯海濱，彷彿神仙宮闕。先生兩首詩句所述，如親臨是處，方知描寫得美而且妙。

大千先生旅遊日本多次，最鍾愛的任處是橫濱附近磯子鎮外的「偕樂園」。那時期——也就是距今約二十年前，磯子鎮外還未經填海、築路、建廠等工程。「偕樂園」是關東一帶的名園，濱臨海岸，園內樹樹蒼松，花畦錯落有緻；園外碧波萬頃，一望無既。

大千先生又受到園主特別隆重的接待，而且還把最大的一間榻榻米式客廳，無條件供給大師作大畫室之用。

有一個短時期，他在夫人未從巴西到來之前，有一位日本的年輕女性姓山田的，充任他臨時的記室和護士，招呼得「無微不至」。山田小姐雖不是東洋美人，但却嬌小玲瓏，溫柔體貼，甚得大師「疼愛」。

在「偕樂園」中，除了作畫以外，就是出遊，訪友，或被友好時去拜訪，他生活得極為愉快。夫人去了以後，對山田小姐的「服務」也毫不

介意，大師有時一同出遊，各有分寸進退，不在話下。

大千先生住了半年之久，作詩甚多，現來鈔下幾首有關「偕樂園」的，想見他那時期的安閑暢適。

有詩題如下：

「壬寅春日重寓橫濱磯子偕樂園

隔歲重來別有情，花花葉葉競相迎。

老夫愛尚與人異，萬卉中無一本櫻。」

另一首詩題：

「題園中梅花

屋角吹香有老梅，輕溶如雪欲全開。

翠禽漫爾啁啾甚，春夢方酣喚不回。」

另一首詩題

「偕樂園題壁

飽飲酸香又一回，年年何事苦相猜。

從今不用要盟誓，開了梅花我便來。」

這些詩作，都是大千先生在園中遣興之作，

他早就酷愛梅花，而日本的「國花」（櫻花）他最不發生興趣。（未完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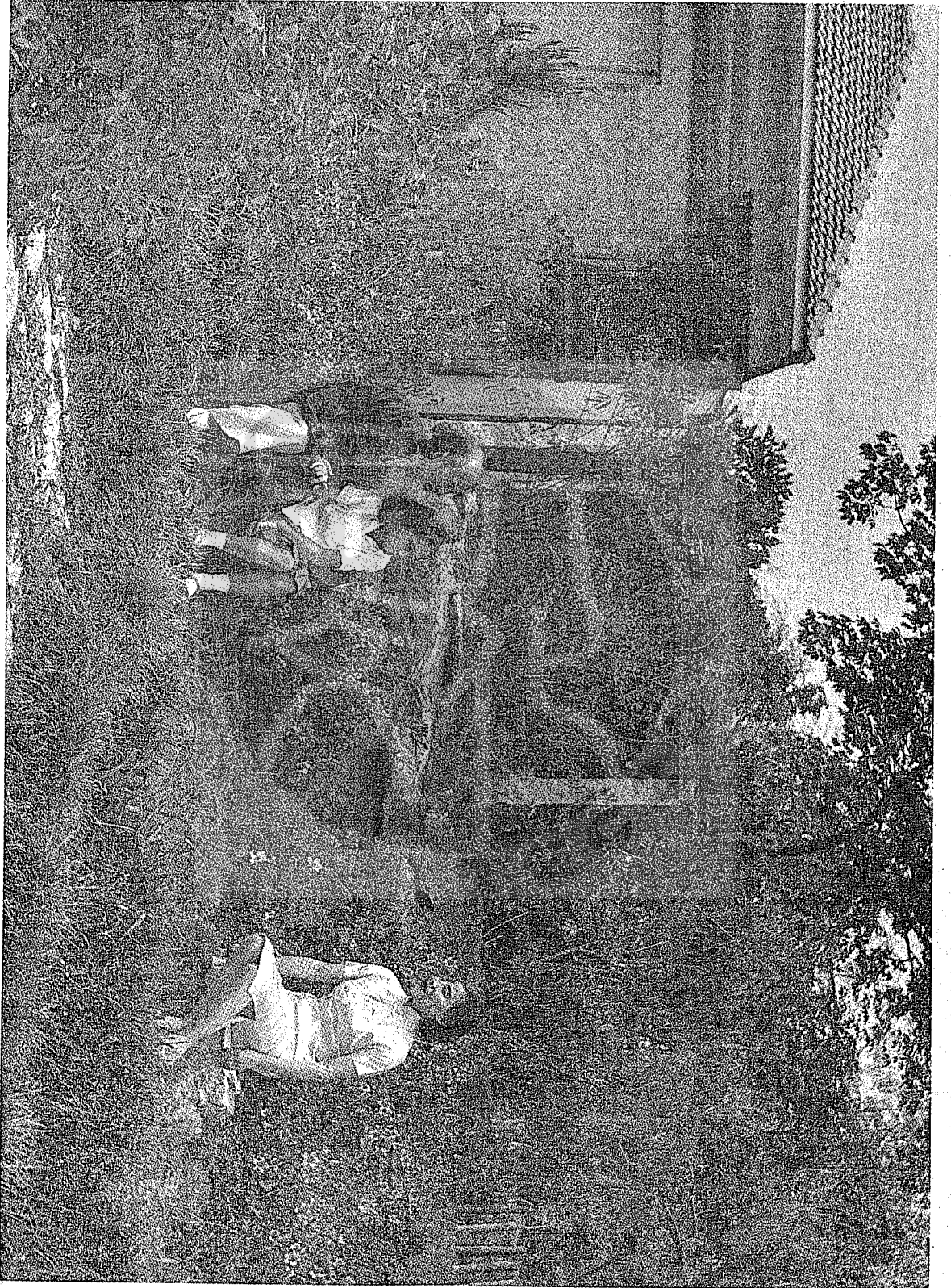
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 著

上下冊售一四〇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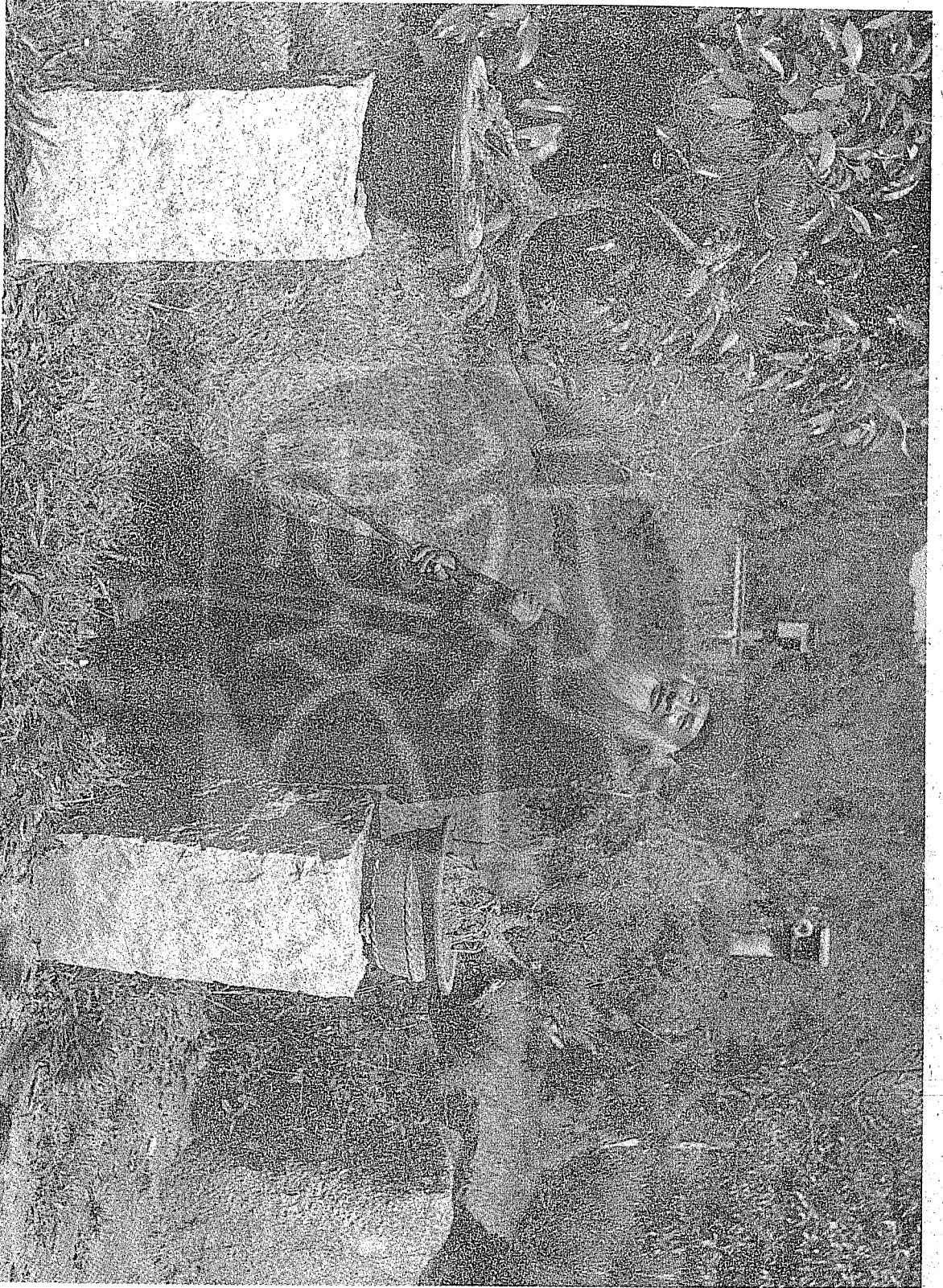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，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冊合售一四〇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園主張大千、女主人張徐雲波及其愛女心聲



園主張大千抱其愛孫綿綿及盆景







園主張大千及其盆植柳



上圖：張大千、張羣、樂恕人共賞古人手捲
下圖：張大千用排筆大畫「廬山圖」

